

# 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

蘇聯文學顧問會 著 張仲實 譯



大連中蘇友好協會出版

給初學者寫作的信封一

蘇聯文學顧問會著

張仲實譯

新科學寫作者的一寸言

出版 大連中蘇友好協會

發行 中蘇知識社

中山路五一街三號

代售 旅順、大連、金縣各大書店

定價 每册 實價 元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初版

五〇〇〇

## 譯者的幾句話

這里所收集的兩篇譯文（附錄除外），都是一年前曾經在中山文化教育館所出時事類編上面發表過的。本來我對於文學完全是個門外漢，這兩篇的逐譯，只是偶然的嘗試，似乎沒有另印單行本的必要；但是原著的本身，却有價值，使人們很歡迎；同時，如何培植青年作家？青年作家應當怎樣修養？這些問題，年來在國內刊物上也是常常碰到的，而且也是惹人頂注意的，所以仍另印成冊，以便有志於文學者的參考。

文學顧問會是蘇聯職工出版社（Proizdat）——起初我說是文學出版所附設的，後來查明白，那是不對的——附設的一個機關。從俄

文報章雜誌上可以看出，在近數年來，蘇聯文藝專對於培養勞動青年作家，十二分的注意。職工出版所會是這一運動的領導者。它採取的方法有三種：第一是在各地舉行青年作家談話會，請老作家前去出席，報告創作經驗，且利用此種報告材料發行了一種叢書，叫把我的創作經驗獻給工人作家，每篇報告一冊，現已出至五十餘種；第二是在各工廠，各團營農場，各集體農場以及其機關提倡設立文藝研究組；第三就是設立了這個文藝顧問會，聘請有經驗的作家數人，專門指導勞動青年的創作，各地青年作家把自己的作品：詩，小說，歌曲，戲本，小品文，寄給該會；由該會各種名家詳加刪改，並說明文字與技巧上的缺點。後來文學顧問會應時勢的需要和根據審閱青年作品的經驗，便寫了這個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，從原則上闡述青年作家應當如何修養的

問題。原文第一節係泛論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，因與國內法律略有抵觸，起初未會譯出；現在以同一原因，也沒補上。其餘各節都是「字對字」譯的。

據我看見的，蘇聯和國內刊物上批評這封信的文字有好幾篇。這里僅就其中有價值和意見不同的附錄了三篇，以便讀者參考。

法捷葉夫的我的創作經驗，就是上述把我的創作經驗獻給工人作家叢書之一。法氏生於一八〇一年，是現代蘇聯文壇上權威作家之一，他的代表作有毀滅和武德黑人的最後一個（上册已出版，還在續寫着）。毀滅已有中文節本，很受國內讀者歡迎。他的這篇報告，係敘述他對於文學事業的見解和寫上述兩部巨著的經過，據蘇聯文壇上的批評，是把我的創作經驗獻給工人作家叢

書中最優秀之一。

讀了那封信知道從原則上如何修養之後；再聽一下權威作家法捷葉夫氏的寶貴的實踐經驗，想來更有益處吧？

一九三五年八月卅一日 譯者附誌

# 目錄

譯者的幾句話

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………蘇聯文學顧問會 (一)

(一) 「手頭生活」

(二) 只寫你所深知者

(三) 要用詞精當安排得宜

(四) 書籍是青年作家的良友

(五) 詩的作法

(六) 小說的作法

(七) 小品文的作法



(八) 歌曲的作法

(九) 結論

## 附 錄

(一) 評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

E. LANDAU (一〇四)

(二) 我們也希望得到那末一封信

采 果 (八四)

(三) 永生在人們心裏的作品

孤 西 (八九)

## 我的創作經驗

法捷葉夫 (九七)

# 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

蘇聯文學顧問會著

## 手觸生活

一個作家，要積極的參加新社會的建設，猶如潘菲羅夫 (Pan菲羅夫) 君所說的，要「手觸生活」。

烏利雅諾夫 教訓我們，文學乃教養羣衆的武器，認識現實的工具——深刻的研究現實世界的工具。

新寫實主義，這便是現實的準確描寫，這便是用藝術型的語言所表達出來的關於世界的真理。

一個作家，要創作地工作，研究現實，留心生活，參加新世界的建設。

最有害的，是莫過於一個作家寫他所不知道的東西。

所以，有些初學寫作的人，寫了一篇故事，或寫了幾首詩，便想脫離工廠或集體農場，他們大半都是很性急的。

他們做了作家，做了藝術作品的創作者，與工廠或集體農場一隔離，而竟然沒有印象，沒有材料，沒有他們所需要的觀察，沒有那人們和環境給與參加工作者的知識了。

青年文學家要明白，在機器下和在田野裏工作，同時也可以寫出十足完善的作品來。

誠然，有的職業作家——文字巨匠，是跟生產沒有聯繫的，可是他們是在擔任別種工作，如在編輯處，出版處等等，此種工

作，文字學徒還是無力執行的。靠寫作生活的，僅有很少的一些熟練作家。

總之，務須參加建設工作，學習觀察環境，從材料堆（觀察）中選取最主要的，最典型的，最模範的。昂格斯說道：

「依我的觀點看來，寫實主義云者，除精細描寫（Detail）底真實以外，乃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（Character）之精確表述之謂。」

烏西維赤（E. Usievich）君在論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一文中，對於達犯昂氏這一非常正確的規則也說道：

「就拿我國文藝界塞爾溫斯基的皮貨商（“Pushorg”）爲例吧。可否說，塞君在此書中所描寫的梅克和其他人物是他憑空想像的？大概他可以指出柯羅爾的模型（Prototype），可以

指出梅克所居住的街名和房子來作答覆。可否斷言，他的作品中所描寫的事件，不能發生於其他某種蘇維埃機關，而那些機關的管理處，沒有蠢物和野心家，他們不能以餌引誘專家呢？自然不能這機斷言的，此種事件是會發生的而且常常發生的。

可是塞君不會把蘇聯現實中的偶然者，與主要者區別開來，他正是把偶然的，術於蘇聯現實不主要的，不典型的情形概括起來，普通化起來，所以他的作品大體上是不真實的，非寫實的，歪曲了事實的。——

好多青年作來大抵是失敗於他們概括了偶然者，非特徵者，非主要者，把此種偶然者當作了典型者。

藝術作品的力量是在概括，是在普通化 (Generalization)。

當我們談到戈哥爾 (Gogol)、剛查羅夫 (Goncharov)、格里波葉托夫 (Gribedov) 等人作品中的人物，如：威威柯夫，曼尼洛夫，薩巴基維赤，或奧尼金，或奧布洛莫夫，或別巧林時，我們覺得這些人物都是描寫得很生動，各具特色，各具不同的個性徵候的人，同時也都是普通化的典型，概括的典型。

現在我們遇到頑固的舊式官僚時，總說：這是法穆索夫！拍馬皮的人，我們不會叫他莫爾查林；而延遲冬季播種的人，我們總叫他奧布洛莫夫。

爲什末是這樣呢？因爲戈哥爾，剛查羅夫，格里波葉托夫及其他藝術家，都會觀察現實，都知道當代的人，都根據觀察好多類似的性格而創造了文學上的典型。

剛查羅夫爲了描寫一個奧布洛莫夫，他曾費了多年的工夫去

能察和工作：研究生活、習慣、性格、思想、語彙、數百奧布洛莫夫的外觀，以及造成奧布洛莫夫的環境，才把最典型的、最獨特的性格體現在自己的主人公上，使奧布洛莫夫型並未喪失個人獨有的性格。

青年作家要牢牢地記着，作品的社會意味越有價值，作品中的主人公越發典型，則其在客觀的現實上也越發普遍，把握當代人們的特性也越發確切。

### 只寫你所深知者

你一留心書籍的命運，便可知道，惟有那用融會貫通而受其感動的材料所寫的書籍，才能獲得億萬衆的讀者，才有成功，才能引起人們的評議，才能具有空前未聞的作用力。

高爾基的創作，在通俗上，在作用力上，在社會的意味上，所以沒有與他相匹敵者，是西爲他不特具有權威的描寫天才，而且對於所描寫的東西異常的熟悉，換言之，是因爲他的權威的描寫天才會配合以特殊的那描寫的知識的原故。

邵洛霍夫 (Sholohov) 的墾殖的處女地，所以能夠那樣真實而巧妙地描寫出集體農場建設的情景者，是因爲邵氏很精密的、很詳細的研究了所描寫的環境之故。法捷葉夫的毀滅，所以能夠那樣深入大衆讀者者，是因爲法氏用融會貫通、受其感動、又極熟悉的材料寫小說的原故。

高爾布洛夫的破滅，蒲里波依的對馬島，蘇霍夫的憎惡，菲羅夫的鐵條，斯達夫斯基的哥薩克鄉村，以及其他等等名作，都是這樣的。



一個初學寫作散文的人，坐在拉桑，不要寫關於庫頁島的事  
情，假如他不熟悉那地方的話；而庫頁島的小品文作家，也不要描  
寫他所不知道的南美智利私賣商的生活。莫斯科電汽廠的工人，  
要從法皇路易十五的宮庭生活中寫一小說，殆難成功；同樣，巴  
拉克拉瓦（在黑海岸——譯者）的漁夫要描寫潘勝牧人的生活習慣，  
也是不能成功的。

自然，巴拉克拉瓦的同志，從潘勝牧人的生活中可寫出很好  
的故事來，然而他爲了這，非細密地去研究潘勝牧人的生活不  
可。

總之，絕不要求知於「天花板」，不要選材於「指頭」，不  
要寫傳聞，不要寫你不知道和未研究過的東西。

每個作家須要寫他所深知的東西，須要寫他曾加以研究、思